

經學博采錄

自序

我朝經學極盛經師數十人著書數千卷阮文達公集而刻之爲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以惠士林三十年來繼起之士淺深雖異指歸則同

文燦

生長南海壯遊京師當代

通儒或在私淑之列或居請業之科或聞聲而相思或捧手而有授每得一義受益已多自顧寒儒不能整齊衆家登之梨棗聊欲摭其梗概以廣見聞日積月累漸成卷帙番禺陳先生取許君博采通人之語題曰經學博采錄若夫仕有美績處有高風軼事瑣言隨筆附記將爲來者論世知人之助焉復有著述未成刊布未廣逝者不作知者益稀潛德幽光理宜表著此又區區撰錄之愚心也異時將復出遊更加搜訪以稱博采之目倘我同志示以新知

傳賡續焉是所厚幸爾

大清咸豐五年八月南海桂文燦

序

學之區漢宋者俗說也明季國初諸大儒皆主通經致用而治身尤密曷嘗有漢宋之限哉自俗儒類襲理學淪於空疏矯之者遂高揭漢學之幟於是漢學師承記漢學商兌乘時竝出互肆觝排若相水火風習之遞遷而人才亦與爲升降可慨也已道咸間士崇實學始復有通漢宋之郵者番禺陳蘭浦先生其著也南海桂氏子白爲先生入室弟子實踵承令緒津導學海著書滿家然北方學子獲睹其書者殊罕余竊憾焉比與先生孫公參共事古學院承出其先著東塾雜俎手彙旣輯訂付梓適吾友黃君君緯藏有桂氏遺著多種皆未刊之彙經學博采錄在焉是書體製略如漢學師承記而擴拾聞見加詳蓋乾嘉道咸

四朝間學術源流之所匯大之可補國史次之亦可代學

案葉鞠裳前輩稱其旁摭瑣言兼陳軼事開著家之創例

者殆不足以盡之

語見葉氏爲汪柳門侍郎代製序

夫欲覘一代之學術

者必先攷鏡其人物人物者學術之淵源也鴻儒碩彥彪炳世宙固自有其可傳者在若夫槁項之士殫志窮經著述湮淪姓名黯黹舍是其奚以爲發微闡幽之助然則是書之傳不傳文獻寄焉矣豈獨繫乎桂氏一人已哉且觀其所標舉者若劉端臨張小軒夏則齋凌曉樓諸先生雖出處不盡同類皆一代經師而篤於性理者又嘗載顧氏千里爲曉樓先生序其壞室讀書圖曰漢學者正心誠意而讀書者也俗學者不正心誠意而尙讀書者也是故漢人未嘗無俗學宋人未嘗無漢學由顧氏之言繹之則夫

日言正心誠意而不尙讀書者其視俗學又何如耶是雖
非桂氏之言桂氏獨取而揭櫟之亦可闢其宗尙之所在
矣借鈔竟亟舉付剞劂以餉後學會吳縣王君欣夫主輯
辛巳叢編采及是書先印成見寄竊幸衰晚寂寥乃有銅
山洛鐘之應及取以互斟則茲編條舉增於叢編本者凡
二十有一其卷二自首至末皆彼本所無餘雖竝見而茲
之所載時復增詳疑此爲最後寫定者其間譌脫互異則
就兩本衡較擇其善者從之而復授手民刊正焉自揣荒
陋又率臆去取無所就正深恐有專斷之失當世碩學倘
不吝匡教而增益之則余所旦夕翹望者也太歲在昭陽
總治長至後三日候官後學郭則澧謹序於園城之餘清
齋

經學博采錄卷一

南海桂文燦

惠定宇徵君戴東原吉士錢辛楣詹事所著諸書家置一編然尚有未刊行者徵君未刊之書有周禮補注六卷其體例與九經古義略同吳縣吳嶽生修撰鍾駿嘗獲遺稿於其家修撰弟子林香溪博士錄其副藏之吉士未刊之書有直隸河渠書一百十一卷爲吳江周履泰所竊易名畿輔安瀾志嘉慶己巳繕寫進呈上謂此有用之書也命刊之履泰以同知用吉士之子中孚負書入都欲辯明之而無肯言於上者今不知其稿尙存否詹事未刊之書有唐石經考異三卷於初刻續改之處聚蒼羣書參互考正最爲精確王倬甫秀才云其手稿今藏海鹽陳君其幹家

詹事之弟名大昭字可廬著有說文統系序說文新附並
刊行世或嘗以其所注說文與段茂堂桂未谷二家並舉
文燥往來南北徧索不獲博訪通人咸曰未見王倬甫云
此書未刻徵君之子小廬秀才繹藏之書中援引多而考
辨少其援引之處多與段氏相合云秀才一字子樂年將
八十耄猶好學著有十三經漢學句讀孟子義疏又與弟
同人侗箋疏楊子方言並工篆隸真書性情和易謙慎人
多言似辛楣詹事可廬徵君

曾滌生侍郎國藩湖南湘鄉人也貫通羣經精研小學熟
於掌故尤究心經世之學正色立朝閑邪陳善有古遺直
之風今上登極奏請舉行日講意欲於贊助聖學之中陰
寓陶成人材之意謂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必求於人才有

益不徒務講學之虛名參考羣書謹擬條款凡十有四一
考定日講設官之制猶宋時崇政殿說書之職與起居注
官主典禮侍班簪筆載記卽周時左史右史之職不同一
講官員數請照康熙九年之例定爲滿四員漢八員一請
每日以一人進講與尋常召見無異一講官請將閣學及
九卿科道與翰詹一體充補一保舉講官請特派大臣四
五人各保數員以備進講一進講之地現在請於東書房
此後或有遷移臨時請旨一進講之儀請令講官屆時捧
書入一叩興侍立宣講講畢一叩興趨出一進講之時請
於每日早間引見以後皇上萬幾已畢御前大臣侍衛等
皆已散值然後進講一所講之書請用大學衍義及大學
衍義補二書一陳講之道固貴忠誠剴切尤貴明於本朝

掌故請令於每日進講之時將列聖至德善政稱述一二條則爲講官者必熟於國家之典章此中之磨勵人材不少一復講之法請皇上於疑難之處俯加詰問講官錯誤之處仰承指示若無疑可問無誤可指卽不妨默識一纂成講書俟將來刊刻流傳以昭聖學之盛一講官體制宜稍示優異雖編檢科道皆得照起居注官南書房翰林之制經筵侍班宜在六部堂官之次一進講年數康熙年間凡十七年現舉舊章伏願行之久遠不可遽求速效十年以後人才當有起色可收百年樹人之效奉旨著於百日後舉行後格於部議而止又嘗見侍郎奏稿有云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尙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帖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

但求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
送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
但論工小楷而不復顧文義之淺深故臣嘗謂欲人才振
興而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家之掌故而力杜小
楷試帖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華去歲奏開日講意
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謂
此也今皇上於軍務倥傯之際仍舉斯典與康熙平三藩
時相同然非從容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
無以考覈人材目前之時務雖不敢妄議本朝之成憲獨
不可稱述乎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召見詳加考覈今日
之翰詹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帖之間卽予
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敏捷語言圓妙而

不究其真學真識乎語語切實可謂名通之論矣壬子癸丑間粵西紅巾賊起蹂躪吳楚吾粵馮展雲學士特保侍郎總辦軍務有臣觀內外公卿有學有識無如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之語得旨在籍辦理團練統師東下拔識賢

豪大江以南賴以底定重見太平拭目俟之

粵東自國初以來詩壇最盛講學者承前明道學之遺躬行實踐自東吳惠半農來粵督學喜以經學提倡士類時有蘇瑞一珥羅履先天尺何西池夢瑤陳聖取海六四君稱惠門四子此據江鄭堂漢學師承記也考阮通志南海縣志並云瑞一履先西池與鍾鐵橋獅車蓼洲騰芳爲惠門四子又或云履先西池與鍾鐵橋獅車蓼洲騰芳爲惠門四子未知孰是按蘇瑞一爲勞阮齋作春秋詩話序稱羅履先何西池陳聖取諸子皆惠學使所賞嘗舉乾隆同在師門又稱阮齋並締交則皆半農弟子也

博學鴻詞科若夫博通羣書以漢儒訓詁說經者以

文燦

所聞蓋自海康陳觀樓觀察始觀察名昌齊字賓臣一字
觀樓又自號啖荔居士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歷官翰詹科
道出爲浙江溫處兵備道所至愛民弭盜修廢出滯多善
政學者稱之高郵王石臞觀察序其所著賜書堂集以有
云先生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子集以及乾象坤輿
之奧六書四聲九賦五刑之屬星算醫卜百家衆妙之流
靡不貫穿於其胸中故所著書如經典釋天附錄天學勝
說測天約說及大戴禮記老子荀子楚詞呂覽淮南諸書
考證皆發前人所未發先生爲予詞館先輩又同直諫垣
公事之暇屢以古義相告語其學旁推交通之中加以正
謫糾謬每發一論皆得古人之意義而動合自然故余所
著廣雅疏證淮南內篇雜志輒引先生之說以爲楷式蓋

予宦游數十年所見綴學之士既精且博如先生者不數人也長樂溫伊初孝廉爲觀察傳有云先生論學謂不當分漢宋爲二且程朱未嘗不從訓詁入也嘉慶二十有五年觀察年七十有八卒於家所著經典釋文附錄歷代音韻流變考俱燬於火後重輯經典釋文附錄成易詩書三卷又著測天約術楚詞音義天學勝說臨池瑣語新論正誤呂氏春秋正誤營兆約旨囊玉秘旨別傳各一卷淮南子正誤八卷賜書堂集鈔六卷

文燦

嘗得其遺書讀之其

重輯經典釋文附錄自序言凡注疏史漢說文諸書所引經傳與今時傳本異而陸氏未收者悉採錄之而於毛詩載馳則云毛鄭作五章蘇氏作四章襄十九年左傳穆叔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朱子據之從

蘇氏於七月則不從周禮箴章鄭注豳風豳雅豳頌之說
謂當以朱傳爲正於周頌假以溢我則云襄二十七左
傳作何以恤我杜云逸詩朱傳云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
之爲溢字之譌也蓋據左氏說文作誠以溢我誠吾何切
嘉善也廣韻作誠以溢我於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
之則云朱傳岐字絕句爾雅疏云岐有夷之行後漢書西
南夷傳作彼徂者岐韓詩外傳作政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說苑作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觀察爲漢儒考證之學而
屢稱朱子詩傳溫伊初謂觀察論學不分漢宋此其明微
歟蓋無門戶之見而平心以求其是者也

勞阮齋大令名孝與南海人也雍正乙卯拔貢生乾隆丙
辰舉博學鴻詞科召試未用旋出宰黔中初署錦屏清鎮

旋補龍泉又署清溪調畢節再調鎮遠所至以經學飭吏治陳布政惠榮深與投契所上勸民開墾蠶桑種植之法布政多采納檄行諸郡民至今稱之適歲飢有糾衆剽掠者大令拘其魁以飢民報薄懲治鄰邑有類此者其邑令以亂民報多抵於法民皆感之年五十卒於官所著有春秋詩話五卷阮齋文鈔詩鈔十卷春秋詩話專取左氏之言詩者一曰賦詩如重耳賦河水秦穆公賦六月之類二曰解詩如卻至解兔置穆叔解三夏及文王鹿鳴之類三曰引詩如鄭公子忽引自求多福陳敬仲引翹翹車乘之類四曰拾詩乃古詩佚句左氏拾而出之五曰評詩爲吳公子觀樂一篇每條後各以所見附著之此爲自來治春秋者所不及亦自來輯詩話者所未道也大令之子名潼

字潤之一字莪野乾隆乙酉由拔貢生中本省第二名舉人受知于大興翁覃溪餘姚盧召弓兩學士得名最早事母至孝少時母授以毛詩後應省試以詩經溢額見遺者再所知或勸其改經孝廉曰吾不敢忘母教也中舉人後母在不肯再應禮闈以引獎後進爲己任嘗言讀孔子書得一言曰務民之義讀孟子書得一言曰強爲善而已矣讀朱子書得一言曰切己體察其敬宗恤族倡率鄉黨備賑義舉皆有成績乾隆丙午歲飢賴以存活者無算所著有孝經考異選注四禮翼孝經小學正文人生必讀擇要救荒備覽荷經堂詩文稿若干卷

馮耒盧教諭名經字世則南海捕屬人也乾隆庚寅舉人官曲江縣教諭少讀書強記絕人攻治益力其學專精鄭

孔而立身行己則追蹤關閩云初甚拘苦後讀詩至衡門
之下一章怡然自得曰此君子素位不願外之說也孔顏
樂處豈外求哉授徒三十年經經講說不倦問字者至館
舍不能容康布政基田開羊城書院以造士訪粵中邃學
礪行而能文章無如教諭者特聘主講席多士咸慶得師
卒年七十有八所著有四書學解周易略解詩經書經略
解考工記注羣經互解算略等書皆薈萃諸說而貫通之
而易尤選其釋卦象以十翼爲據釋爻詞以象爲本其講
算法以周髀算經爲主兼通筆算籌算隨手指畫不差秒
忽云

番禺林月亭學正名伯桐粵東碩儒也嘉慶甲子舉於鄉
出閩中陳恭甫編修之門屢躋公車以選授德慶州學正

卒於官學正素履嚴正學術深醇以毛西河好爲辨駁之
論戴東原不爲墨守之學嘗以毛戴並稱之道光間鄉人
士請以學正崇祀鄉賢呈學官牒有十三經之注疏無一
卷不手自披尋七十載之操修無一事不心存敬慎皆紀
實也學正博通經史旁涉羣書所著有毛詩識小三十卷
史記蠡測供冀小言各一卷冠昏喪祭儀考十二卷修本
堂稿四卷余讀毛詩識小所釋經義最爲精簡如芣苢薄
言有之傳曰有藏之也王氏經義述聞謂有亦取也不從
毛說學正云案傳言藏之非謂既歸而藏謂采得而暫安
頓之也又案有謂富也原注本邶谷風毛傳既言采之又言所采之
富也又何彼襍矣傳曰襍猶戎戎也學正曰案襍訓爲厚
說文衣部襍衣厚貌段茂堂云凡襍聲之字皆訓厚戎大

也戎戎者大而又大其厚可知又信誓旦旦傳曰信誓旦旦然學正曰箋云我以其以信相誓旦旦耳此毛鄭之本同作旦旦也釋文云旦旦說文作𡗗𡗗是詩所見本作𡗗也毛詩校勘記云旦卽𡗗之假借故義仍爲𡗗也案𡗗卽𡗗之重文說文𡗗𡗗也信誓而𡗗痛是箋所謂懇惻款誠者也又陟𡗗傳言𡗗𡗗與雅訓正相反學正曰考爾雅釋山多草木𡗗無草木𡗗據釋名釋山山有草木曰𡗗𡗗𡗗也人所𡗗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𡗗𡗗𡗗也無所出生也說文𡗗山有草木也𡗗山無草木也據此則皆與傳未合疏以毛傳爲傳寫誤是也其他解釋多類此史記姁測史論也供冀小言子部也凡二十二篇曰天人曰小民曰出處曰勤惰曰鬼神曰古昔曰食力曰天爵曰質文曰

習俗曰家教曰宗法曰師友曰練習曰內行曰實惠曰貧
富曰奢儉曰息機曰安雅曰勞樂曰簡壽荀子云行而供
冀非漬倬也楊倞注供恭也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
供冀名書實取諸此至冠昏喪儀考仿司馬溫公書儀爲
之諸考之文寓言垂訓最稱善云番禺又有黃石谿明經
名子高道光戊子優貢亦深經學尤工篆法所作小篆酷
似唐李陽冰時人得其書珍如拱璧所著詩文集共若干
卷明經之子名漸泰字鴻達亦工篆法傳其家學又有孟
蒲生孝廉名鴻光道光甲午科舉人賦性強記侯君謨孝
廉嘗言觀書能記不及孟蒲生使蒲生勤於讀書林月亭
曾勉士不及也蒲生孝廉亦深經學工篆法余嘗見其玉
璫黃流解一首原原本本數千餘言極爲精博云

六書轉注之說千餘年來無能言者近儒戴東原以爲二字互訓江艮庭則云轉注卽所謂凡某之屬皆從某也番禺陳先生曰戴說合於許君同意相受之語然互訓之字不必同一部如爾雅初哉首基皆訓始在爾雅雖同一條在說文則分屬各部何云建類一首乎江說合於建類一首矣然如其說則說文九千餘字無一非轉注太無限制蓋二說各得其一端合之則轉注之說明矣蓋轉注者部中之字與部首之字同意者也考爲老之屬而从老是爲建類一首老者考也考者老也是爲同意相受也形聲之字與部首之文不盡同意如江河雖水名然水字不可訓爲江河江河亦不可但訓爲水必分別之爲岷山之水積石之水考老則考訓老老訓考無分別矣故許君說形聲

但云因事爲名說轉注則云同意相受也當保氏教國子時教識江河二字必教以岷山之水積石之水凡水名數十百字皆當一一訓之如教識考老二字以及壽耆等字則皆同一意並無異訓此其所以別爲一書也先生此論精確之極又聞先生云此論自劉星南秀才昌齡始發之秀才嘗撰說文轉注假借說云說文叙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段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江艮亭六書說謂說文解字一書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分部卽建類也其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卽所謂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也其言建類一首深得許氏之意然謂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是以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皆爲轉注之字則過矣許

以同意相受言轉注則凡非同意而相受者皆不得爲轉注如考之意爲老則考從老爲轉注孝之意爲善事父母孝雖從老不得爲轉注也凡同部之字皆從部首而生而唯以部首之字釋之則意或未盡如武從戈而意非戈必合止戈之意乃爲武信從言而意非言必合人言之意乃爲信此許所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也許於轉注則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明不必比類合誼而始見指撝者爲轉注由江氏之說則許君何必舉考老以明之乎六書說又謂凡一字而兼兩誼三誼者除本誼之外皆段借按一字而兼兩誼三誼者引伸之誼不可以爲段借引伸因字而得誼段借因誼而得字二者迥殊段借字如來周所受瑞麥來麤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西鳥在巢上日在西方

而鳥棲以爲引伸之誼可也正足也古文以爲詩大雅字
說辨論也古文以爲頗字以爲引伸之誼可乎江氏徒見
發令字引伸有縣令義長遠字引伸有縣長義故欲以引
伸賅假借然殊失許君本無其字之指江氏言六書以爲
皆具於造字之初甚確而其言假借若此則幾無以自持
其說矣學者不可不審也秀才所言轉注淺學者多未能
明先生故特暢其說歟又昔人每以六書爲造字之法戴
東原又分別言之謂象形指事諧聲會意四者乃古人造
字之法轉注假借二者則用字之法先生則謂六書之法
專爲教人識字若初作字時則依類象形與形聲相益二
者而已象形指事相類而教人識字則必教以畫成與不
畫成轉注形聲相類而教人識字則必教以同意與不同

意依類象形之中畫成者爲象形不畫成者爲指事形聲相益之中形與形相益者爲會意形與聲相益者爲形聲相益而各爲一意者爲形聲相益而仍同一意者爲轉注此五者之所以分也

文燦

謹案此論明辨以精尤發前人所未發也

壬子癸丑間會試後留寓京師番禺陳先生屬覓麻沙小字本廣韻時詢賈人博訪朝士多不知也聞湘潭袁漱六編修芳瑛喜藏宋刻書屢欲訪之以事中止偶於苗先路明經座上見之細詢則編修嘗得此書於燕市珍藏之欲以他珍異易歸以呈陳先生未果允借錄副亦未暇也編修先後於燕市收得全與不全宋刻諸正史共十種欲校正史者舍編脩諸書蓋未易覓也

文燦

又嘗於燕市得宋

本毛詩一帙編修特爲識別云

李子迪檢討名熾昌更名光彥吾粵嘉應州人也道光辛卯恩科舉人辛丑成進士官翰林居平讀書恆徹夜不寐至齒盡脫每日讀十三經注疏資治通鑑各若干篇以爲正課又讀皇清經解五禮通考等書各若干篇爲餘課有故釋卷正課闕則補之餘課則否數十年如一日故所積日記課本盈至數尺所至必欲交其文學之士恆先施之惜不永年所著書多未成成易鑰四書典貫各若干卷藏於家嘉應又有饒戶部者名應坤字載初道光壬辰科舉人乙未成進士官主事久宦京師閉門讀易同官多不識其面所注易或十餘卷多發明漢儒之說其手稿戶部之子軒珍藏之軒字韜史以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

昔宋陳彭年等重脩廣韻題曰陸法言撰本郭知圓朱箋
三百字其後復有增加字者關亮薛岫王元照祝尙丘孫
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凡八人又云更有諸家增字備
載卷中今讀廣韻孰爲陸氏元文孰爲增加已不可辨番
禺陳先生據廣韻以同音爲一條於第一字注切語及同
音字數此必陸氏之舊乃有兩條切語同一音者不合本
書通例而凡若此者其一條必在韻部之末又字多隱僻
且多重見定此爲增加之字又云惟其增加故在部末其
字爲陸氏所不收故多隱僻又字有數音前人已取其一
音錄之而後人更據別音增之故多重見以此三者灼然
知爲增加字無疑矣增加字附於同音字下者雖非陸氏
之舊然猶依舊例雖不辨無害也乃竟不檢上文已有同

音而別爲切語既失舊例又使讀者疑焉此則不可不辨
又切語下字與所切字爲疊韻自當取同韻之字乃今之
廣韻有同韻有字而反取他韻字者蓋陸氏元書同韻無
字故取他韻今同韻有字則後人所增此又增加之一證
不辨而明之則爲陸氏之疎也故先生爲切韻表以廣韻
增加字非陸氏切韻之舊既刪除其字不錄於表後校廣
韻諸本切語之異同並錄爲一編校讎異同細辨其得失
刪除增加之字取劉子正校書時有校除復重之語名曰
校除錄云先生又云陸氏爲音學大宗余爲此編欲因廣
韻之書以傳切韻之學將刻廣韻而以此附焉

儒者治經如折獄然當究其是非是非已定當有以處治
之東晉古文尙書經注至今日而僞迹昭著無庸再辨惟

處治之道未得其宜乾隆中有奏請廢其僞經者以武進
莊侍郎存與議謂篇中多精理名言以之進講最爲有益
中止番禺陳先生云天下古今精理名言尙多者以其精
妙遂可以與二帝三王典謨並傳不朽雖作僞亦不可廢
是何言歟文燦請以處治之方先生乃言曰今文二十八
篇本二帝三王之書孔傳亦晉人經注是當存之以爲東
晉藝文之一其古文自大禹謨以下十五篇附列卷末而
以惠定宇古文尙書考注之以明其摭摭之迹且使書中
精理名言各還本真先生此語洵爲萬世定論矣

番禺侯君謨孝廉補後漢書三國志藝文志各四卷道光
三十年刊入嶺南遺書兩志注語有闕乎經義者甚多其
鈎沈之論如鄭眾毛詩傳孝廉注云范蔚宗陸機陸德明

皆但言鄭眾傳毛詩不言作傳惟隋志有作傳之文而亦
不著其書疑誤也今亦未敢臆斷姑錄之其說今絕無存
惟旁見周禮注者宰夫之職注引詩曰家伯維宰以宰爲
宰夫與鄭箋之冢宰異原注王肅從之典瑞注引詩曰卹彼玉節黃
流在中與今本作瑟作璜異大司馬注引詩曰言私其縱
獻肩于公一歲爲貍二歲爲貆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
爲慎與傳箋俱異獻豸作獻肩亦異至今序官膳夫注引
仲允膳夫獻人注引敝笱在梁大司徒注引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大司馬注引邦畿千里射人注引不出正兮隸僕
注引有扁斯石小司寇注引詢于芻蕘則固無異解也其
辨正之論如盧植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孝廉注據三國
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稱盧植禮記解詁二十卷謂植未

嘗注三禮傳說非也其存疑之論如於後漢鄭氏孝經注陸澄本傳釋文序錄唐會要載劉子元議困學紀聞並疑其非康成所著有十二驗孝廉則據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序孝經云元又爲之注以爲康成注孝經之證而又以宋均云均無聞焉者蓋注未卒業不行於世故也於三國鄭小同孝經注一卷孝廉既據太平寰宇記引鄭氏孝經序所稱先人謂卽指康成又云自陸澄以來屢有異義則屬之小同亦可姑備一說蓋疑不能定者也或乃以此爲騎牆之語則過矣其持平之論如王肅聖證論十二卷孝廉注云王肅解經平易近人故晉宋以下多從之近世崇尚鄭學攻肅者幾於身無完膚平心而論肅之解經豈無一得其立異於鄭猶鄭之立異於賈馬何許此得彼

失本可並存特其專事掊擊且僞造家語以自實其言此則誠不免爲小人儒耳其所論說多類此治經者皆不可不知也

黃牛溪州牧粵西龍州廳人也龍州爲粵西極南之境界連越南而州牧博通經史敦尙行誼無愧古人此可以見國朝經學昌明雖邊徼遐陬之士亦知自勵也州牧名定宜牛溪其字也嘉慶辛酉科舉人官至廣東連州知州所蒞恆以書自隨日坐衙齋手不釋卷執法不阿取與嚴介去官後家徒壁立以書易粟亦可謂廉而好學者矣嘗讀牛溪隨筆二卷卷中有云或謂鄉黨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注閭閻和悅也足矣加而諍二字則與上大夫言而盡善又何諍之有閔子侍側亦閭閻如也何以不加而諍

二字愚按論語鄉黨篇孔注云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先進篇鄭注云行行剛強之貌朱子鄉黨篇集注曰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與孔注異蓋用許氏說文解字川部曰侃剛直也从侃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子路侃侃如也原注段茂堂曰論語作子貢蓋許氏筆誤言部曰誾和悅而諍也从言門聲先進篇集注則用鄭注曰行行剛強之貌誾誾音義見前篇蓋亦用許氏義矣或乃謂而諍二字爲朱子所加何其誤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孫奭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臧玉琳據左氏昭九年傳叔孫昭子引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孔疏並有衆民自以子來勸樂之語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故杜孔據之今本作歡者蓋因字形相近而

謂州牧云詩曰庶民子來孟子遂以勸樂解之亦猶中庸云子庶民則百姓勸也此雖不足以盡覘州牧所學然即此可窺見一斑已至其考證水道以班氏地理志言尙龍谿鄭氏水經注不詳據元黎崩安南志略記沱江注瀾滄處云自撞龍來今越南國史亦有撞龍江之名尙撞音近疑撞龍卽尙龍謂尙龍溪卽今越南國之沱江此則精確之極非州牧生長遐陬博采異書詳爲考證不可知也州牧所著尙有孔子年譜輯注讀韓隨筆祇勤堂詩集

曹葛民秀才浙江仁和人也父出金氏寄食於曹曹無子遂爲曹後數十年間金氏子孫無一存者乃複姓曹金氏名籍故亦稱曹金籍一字竹書又號臺笠子嘗自爲之傳治經深於穀梁春秋之學以近時爲公羊春秋者有孔廣

森張惠言劉逢祿諸君子著書以窮其奧而穀梁自漢迄
今二千餘年未有發明之者閉戶覃思欲著穀梁春秋釋
例穀梁春秋傳微各若干卷發其由枿尋其墜緒以扶千
古之絕學又以七十子之微言大義三傳中各有精華所
在亦可以紹聖學而闡經訓不容偏廢也則復取三傳之
蘊仿董子繁露例別爲著論若干篇題曰春秋鑽燧凡四
卷第一曰正名曰黜周王魯曰正妃匹第二曰朝制象天
曰制爵曰鄭忽曰鄭祭仲曰夫人歸甯第三曰母以子氏
曰尊親諱曰三正曰喪不置閏第四曰正始曰張三世曰
刑德考曰書有義末附止雨法云董子春秋繁露有求雨
止雨法然求雨法備詳而止雨法獨略考春秋大水與日
食同禮穀梁言置麾陳兵陳鼓擊門擊柝公羊言朱絲營

社而董子書亦但傳土曰塞水竇絕道蓋井禁婦女不得
行入市令縣鄉皆埽社諸法此外無聞焉道光己酉歲自
四月至五月江浙間霪霖已及一時豆麥未登禾苗不能
種植屋宇田疇盡爲水所淹大府憂之屢禱不應猶研究
經義往往留心治術心慊慊恍若有悟焉知非彼蒼之靈
矜憐黎庶有以默佑之耶謹案遁甲法以乙丙丁爲三奇
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魚體具此三
奇獨得天地之靈今人往往以魚枕卜吉凶取此意也易
說卦震爲雷九家逸象又爲鼓所謂鼓之以雷霆也用鼓
以助東方之陽氣北方壬癸本水位制水者土則埽社尤
亟金爲水母在西方母旺則子相是宜火以厭之請以大
魚一頭懸於南門以丙丁屬火也陳五鼓於東城樓上而

擊之震位在東亦乙奇也開北水門鑒黃旂九於北門九爲陽數黃爲土色土克水也然四十九鎧於西城樓上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亦以火勝金使金不生水也城內外皆蓋井不得汲晝夜擊柝不絕此漢儒之緒餘未經闡發者爰本其義而稍變通之酌古準今也竊未敢學無鹽子不知醜陋自陳其說故芻蕘之言不見采於大府後之人或有依法行之者亦庶幾古法之未泯也秀才此法可謂補董子所未備已秀才又深於詩著有三家詩考又爲音韻之學著有毛詩古音表若干卷近之言古韻者顧氏江氏段氏孔氏王氏五家俱依陸法言所遺二百六韻與詩三百篇離合多寡分別部居平入相配亦旣各具精理矣秀才踵五家之後而復變通其說分韻列二十

四部以今音之散入於他韻而古音無不脗合者曰通韻以古音之與今音有齟齬不相入而古通用者曰借韻長洲陳碩甫序其書以爲於古今音爲變爲轉之故有條不紊云秀才所著又有易微言書大義齊魯韓三家詩傳詁毛詩異義儀禮禮器制度考周官官儀解詁禮運闡微夏時釋等春秋穀梁傳微春秋穀梁經傳釋例論語古注疏證四書知新錄圖室寶典甲子篇古文原始說文訂譌說文古音表史記天官書補注漢書藝文志證義春秋繁露注說苑注南水網目江皋雜記天台法乳記靈臺秘錄文佚籀書共三十種總名石屋叢書云

侯君謨孝廉名廷楷更名康其先江南無錫人後徙於粵爲番禺人少孤好學喜讀史家貧無藏書稱貸得錢買十

七史讀之卷帙皆倣遂通史學亦喜爲六朝之文阮文達公督粵開學海堂課士賞其文由是知名後乃研精經學嘗欲旁搜羣籍網羅散佚考其異同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盡注隋以前諸史又云注史與修史異注古史與注近史異史例貴嚴史注宜博注近史者羣書大備注古史者遺籍罕存當日爲唾棄之餘今日皆見聞之助洵確論也嘗爲後漢書補注續一卷三國志補注一卷又以隋以前古書亡佚十九注書者多湮沒不彰乃補撰後漢三國晉宋梁陳魏北齊周十書藝文志而自注之凡其人不見正史者考其爵里書已亡而佚文尙存者著其梗概後漢三國成經史子三部餘未成尤好左氏春秋謂近儒多尊賈服而抑杜解然杜固有勝賈服者儒者說經當求心之所

安毋徒博好古之名可謂中庸之論矣欲著書以持其平亦未成又治穀梁春秋考其涉於禮者爲穀梁禮證一卷又考漢魏六朝禮儀爲書數十篇皆精博之論其餘羣經小學皆有論說多發前人所未發孝廉爲諸生時名謀甚在鄉試闈中有同號生揖而言曰君爲侯先生耶幸得相見聞君每歲首觀時憲書一過終歲能誦之何其善記耶孝廉笑謝無有陳蘭浦先生嘗與孝廉會試同舟而歸無事偶以隋書經籍志試之讀一書名孝廉答以某人撰十不失一云孝廉事親孝友于兄弟篤於朋友性兼狂狷而質直通易與俗無忤惟不治家人生產至不識算子以授徒自給賦質羸弱又讀書恆至深夜平居不離藥物以優貢中道光乙未科舉人應會試歸發病逾年卒年四十弟

度字子琴與孝廉同舉於鄉甲辰大挑以知縣用分發廣

西委署河池州知州以不賄上官落職生書云蘭浦仁兄

閣下別後於二月中旬曾派乙函乞尊著兩粵水道圖暨

能依江考想邀青照嗣因諸務未請又欲資事求是不肯盡

假於幕賓以圖安逸河池地方瘠苦更值去秋賊匪入境

益見凋殘弟製錦未能對金乏術萬不敢賤民脂膏以爲

獻媚之地至其衙署之陋器用之惡有非我輩所習見者

自念有官之苦反不及無官之樂弟亦安之恐貽車澤人

痒之譏不料本府挾未送任規節規之嫌輒據土目惡空

架害之詞反以賾污之名被黜其事因河池縣承審之南

丹土縣有土目莫遺忠即監生莫應和緣案被逮向未審

訊虛實輒以監生名字捏稱自備經費帶勇投効被縣署

丁差翻遠年已結舊案押勒銀兩等情上府上省具控其

實莫遺忠被控有案在弟任內又有續控呈詞四次並四

月間又有府稟續控一次本府竟若不知有此事者可謂咄

咄奇事府稟撤任時值兒輩初抵桂林忽聞此事大受驚

惶因此稟撤據土目一面之詞其中實情省垣傳聞諒多

增益皆以爲功名不保且有餘罪兒輩年少無識且以關

切之故遂卽日得病醫藥纏綿大小兒竟卒於桂林旅邸

弟九月旋省始知其事父子至情能無傷痛弟向來境遇

強半不堪然未嘗不勉苦自礪於動心忍性上力做功夫

自抵西省後見時事曰非真偽莫辨已多不平之感今蹇
適此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弟在河池數月自愧毫無建
適志耳諸事認真部署亦漸有條理已定保甲團練章程
白惟是諸事認真部署亦漸有條理已定保甲團練章程
數十條頗治與情亦邀憲獎正在刊發門牌紳民亦俱踴
躍道以代城郭已分遣紳耆相度地勢繪圖助說有方經
始者有將告竣者事在必成足為河池百年之利又河池
之民從賊劫掠者不少因仿趙廣漢漢鉅箭法使民相告訐
生名十得六七欲俟發十家牌後即可案名拏辦惟甲長
是問不使差役賄縱奈倖遭撤任使此輩得以鬪網弟解
任數日後有匪人張燈宴客并及署內丁書蓋斯人自料
其名早已在筒中承新政專以團練為要弟莅任未及一日
毒也已鄂中承新政專以團練為要弟莅任未及一日
立意保甲團練政專以團練為要弟莅任未及一日
奸民窺探意旨亦即借團練為名以動上聽本府有意偏
袒即據呈稟請撤任先由府委人代理中丞亦以事關團
練恐因此阻喪眾心乃為葉公之好龍乎不如意事常入九
練者竟無成功毋乃為葉公之好龍乎不如意事常入九
此亦本無足道惟閣下知我愛我弟不自鳴將毋疑弟之
出處易轍故不自禁其言之長耳弟自九月旋省後抑鬱
無聊檢小兒竹篴得五月朔旬所寄失之信稿一帋因悉
有閣下來書乙函未得展誦不勝惆悵倚札中不逮無使弟
賜及他要語望另示知并乞時錫誨言匡其不逮無使弟

抱離羣索居之坎幸甚幸甚風便
率復卽候台祺惟道自愛不宣
亦治經通算學嘗以顏

氏家訓一書詳於經史文學而略於家教後之爲家訓書
者又不興雅因輯古來嘉言懿行有益於身心家國者爲
述古家訓一書藏於家論者以爲自來家訓書所不及海
甯錢心壺給諫儀吉遊粵嘗贈二君以詩云高郵訓詁稱
喬梓腰縣箋詩有倡隨又有二難生嶺表侯家康度兩經
師

原注稱名援山
東李白之例

經學博采錄卷一終

經學博采錄卷二

南海桂文燦

陳蘭浦先生嘗云治經史不可不明地理而考地理不可無圖故繪禹貢圖又囑鄒君特夫繪歷代地理圖海內爲此學者有金匱錢氏以內府輿圖縮爲小本最便行篋惟各省分圖閱者心神苦不相貫又有陽湖李申耆氏董方立氏依內府圖準天度定里每度爲二格計每格縱橫各當地上一百二十里內府圖經度近極處漸狹董氏摹本畀令均齊府廳州縣悉載無遺內府圖蒙古部落未注旗分董氏詳之陳蘭浦先生得董氏所藏內府圖蒙古旗分皆董氏朱書添注故知之也盤江從徐宏祖遊記以其源流易尋也李氏又嘗繪春秋輿地圖其自跋云春秋輿地

服虔穎容皆有注釋杜氏出而諸家皆亡不能不以杜氏爲斷國朝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程廷祚春秋地名辨異時有補正今考核同異以內府輿地圖著之無考者從闕其每國分境當時本不能無侏離如許國在鄭昉在魯及小國或包于大國中又有兩國均有此地如魯衛之鹹楚蔡之州來等皆止能約略分之其杜注諸地核以戰爭往來形勢不合者尙多以無他書可證姑仍其舊其水道古今異形者悉以色筆照當時經行之地繪之

董方立遺書者陽湖董孝廉所著也孝廉名祐誠嘉慶戊寅恩科舉人初名曾臣鄉舉後乃更今名少穎異生五年曉九九數年十八與同里張彥惟共治算學盡通諸家法年三十三卒始爲漢魏六朝之文繼復肆力於歷數輿地

名物之學既乃精求典章禮儀政治利弊之要此書共九種割圖連比例術圖解三卷橢圓求周術一卷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垛求積術一卷三統術衍補一卷水經注圖說殘稿四卷文甲集二卷文乙集二卷蘭石詞一卷都十六卷孝廉又嘗取史志所載厯法自漢迄明可撰述者五十三家條析類貫都爲十卷題曰五十三家厯術因再遊西安盡亡其稿遂不傳今僅傳其目於文乙集中癸丑冬客青浦嘗以兩夕成夏小正釋天辨正沈彤周官祿田田考古今度法並足以訂定舊說其辨正沈彤周官祿田考古今度法沈氏考云古者三百步爲里今三百六十步爲里古一步六尺今一步五尺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

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董君正曰古尺較
今尺七寸四分則今尺較古尺一尺三寸五分而贏舉成
數言尙不相遠諸數皆是也又沈氏考云今之三百六十
步當古五百四十五步強百之爲五萬四千五百有四百
強董君正曰置三百六十步以一步八分步之一原注今步較古
步一步有七寸五分約之爲一步又八分步之一通分內子乘之得三千二百四
十分爲實步法八分除之得四百有五百原注此以今步較古步立算若
以古步較今步立算則四百有五百有餘分蓋百之爲四
尺較古尺一尺三寸五分下常有餘分故也萬有五百步沈君誤也又沈氏考云三萬步爲古之百里
以五百四十五步強除之則得五十五里有二十二步強
董君正曰置三萬步爲實以四百有五百步除之得七十四
里強原注準古步較今步立算則得七十四里無餘分沈君誤也又沈氏考云古

者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二百四十步當古

三百六十四步強百之爲三萬六千四百六十四步董君

正曰置一步八分步之一通分內子自乘得八十一分二

百四十乘之得一萬九千四百四十分爲實步積六十四

分除之得三百有三百原注準古步較今步立百之爲

三萬有三百七十五步沈君步數既與前同誤而於今畝

法則長用今尺廣用古尺原注今尺長二百四十步廣一

里數同法則失之甚矣又沈氏考云其萬步爲古之百畝

以三百六十四步強除之得二十七畝強則所當今之畝

也董君正曰置萬步百之得百萬步爲實以三萬有三百

七十五步除之得三十三畝弱原注準古步較今步立則

當今之畝也王氏尙書後案亦據此尺度而謂古百畝當

今四十一畝三分畝之一是較沈君尤遠皆非也董君又云古百里當今七十四里強今百里當古一百三十五里古百畝當今三十三畝弱今百畝當古三百有三畝太刻董君遺書者乃其胞兄子詵部郎部郎名基誠嘉慶丁丑科進士官戶部李申耆大令稱其視方立至友愛學相亞而綜敏過之云

大興徐星伯榆林名松嘉慶乙丑進士歷官館閣出爲山西榆林府知府歙縣程春海侍郎稱榆林湛深經術陽湖李申耆大令稱榆林淵沈通敏甄綜典墳敦切朋友信實金石蓋學行俱無愧古人已榆林曾緣事謫戍伊犁著有西域水道分記漢書西域傳補注新置賦三書於荒徼異聞考證最悉已刊入山西楊氏叢書又嘗輯中興禮書宋

會典兩書稽鉤異同拾遺補墜爲故宋一代考證淵藪聞
湘潭袁淑六編修言其稿本存沔陽陸任子家癸丑金陵
之陷陸氏籍沒其書今爲官物云

魏默深州牧名源亦字墨生湖南邵陽人也由拔貢雨中
副榜道光壬午以南元舉於順天授內閣中書舍人甲辰
會試成進士官江蘇高郵州知州州牧精力過人學問淵
博通曉時務兼工詩文官京師讀書中秘熟於國朝掌故
蒙古回部洞達始末海內利病瞭如指掌所編皇朝經世
文編已家有其書又有元史新編多辨正明人舊冊之失
聖武記及海國圖志尤爲有用之書古微堂文集詩鈔阜
然鉅冊多有裨經世之語治經喜西漢今文之學著有書
古微詩古微春秋公羊古微說禹貢多以漢地理志之說

爲宗又著曾子章句子思子章句曾子卽大戴記之曾子
十篇子思子卽小戴記之緇衣表記坊記中庸四篇也王
子之夏陳蘭浦先生自京師南歸道出高郵訪州牧于治
所州牧贈先生以所著禹貢說

文燦

癸丑南歸請而讀之

大旨謂班固漢書皆用今文說其地理志特稱禹貢山川
者三十有五皆歐陽夏侯書說也又特稱古文說者十有
一如汧山終南惇物外方內方陪尾嶧陽震澤敷淺原豬
埜澤流沙是也其不繫禹貢而實指禹貢之山川者二十
有八如太華熊耳雷首霍太山太行岱山積石揭石弱水
沮水澧水洛水濁漳水漯水沂水淄水泗水澧水大河九
河南江中江北江雲夢澤大野澤徒駭胡蘇鬲津則亦尙
書家遺說而洛水漯水汶水淮水弱水易水凡六述桑欽

之言則傳古文尙書於膠東庸生者也桑欽水經末特書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事與地理志古文說合則是禹貢今文家言備於地理志古文家言備於水經故據二書以釋禹貢云書中發明古今文家說又喜爲新論如謂江與漢自大別以下未嘗合流直至尋陽以下始暫會而復分又謂彭蠡非鄱陽湖古彭蠡在江北岸非江南岸又謂江水分三道入海今揚子江非岷江岷江由震澤出吳松入海震澤又分南江自錢唐入海又謂古無洞庭止謂之湘水大江自分九道是爲九江又謂大別不在漢口而在其上游漢自大別以後始分二派一派入江一派不入江而別行東下又謂梁州潛水非沔之入西漢而西漢之入沔沔水以西漢爲上源又謂上古江淮漢沔之底皆高

於後世故兩水可逾褒斜而入于渭潛水可由嶠冢而入于河淮泗可分支而注之江江水可分支而入于震澤非如後世江底之低江面之狹又謂黑水不達南海不達皆近在雍州敦煌之域黑水卽弱水之下游南海卽青海爲黑弱二水之歸宿皆異說也惟釋岷山之陽至于衡山謂所包甚廣不曰岷山至于衡山而必曰岷山之陽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五嶺皆在岷山之東南則皆以岷山之陽統之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是以五嶺爲衡山矣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若祝融一岳距江不過五六百里安得千里而遙五嶺始能爲中國華蠻之界非衡岳一峰所能界南紀也衡者橫行之名禹貢衡山蓋上連桂嶺彬嶺九疑諸山總謂之衡

山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最爲精確也又沛水踰河溢榮之
理學者多疑之魏君云道光元年武陟決口塞後隄底清
水涓流不息百計填之踰年乃止今之武陟乃漢之武德
其地正古濟水入河故道此又至今潛通河底之驗水行
地下猶血脉周行於人身故不信其潛通勢必疑經非聖
而後可此亦讀禹貢者不可不知也

齊詩翼氏學四卷述青厓孝廉著孝廉名鶴壽吳江人嘗
刻王西莊蛾術編一百卷逐條附論於下又著孟子班爵
祿正經界疏證顧氏爲袞跋此書稱孝廉潛心經學著述
甚富所著諸書極爲博洽是也此書第一卷述漢書翼奉
本傳述齊詩授受述四始五際名義述四始圖述五際圖
述八部陰陽相乘圖述詩篇專用二雅解述文王鹿鳴不

爲始解述戊土獨爲一際解述戊際爲十月之交解第二
卷述齊詩篇第說述四始五際分部例述八部詩篇循環
圖述亥部表述寅部表述卯部表述巳部表述午部表述
未部表述酉部表述戌部表述第三卷述詩篇大數解述詩
篇小數解述八部陰陽分類表述八部陰陽相間表述八
部詩篇值歲例述五紀積年圖述值歲表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第五第四卷述五際異詞述齊詩故傳述五性表述
六情表述辰時邪正表述詩緯有佚句辨述戊辰際爲辰
際解述翼氏十二支際陰陽圖述詩緯十二支陰陽圖述
戊丑屬陽解述辰際爲南陔解述詩緯篇數不合辨凡四
十六題夫齊詩之學久不傳近人所輯齊詩遺文佚義多
屬章句莫明大義孝廉生千餘年後專注一書發明翼氏

一家之學尋墜緒之茫茫欲使其義復明於世不可謂非好古之士也其齊詩篇第說云齊詩篇名與毛氏異者若齊還之篇名營是也章數與毛氏異者若小雅都人士之篇無狐裘黃黃章是也句數與毛氏異者若周頌般之篇有於繹思句是也至於詩篇之次第則與毛氏略同鄭康成謂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刺厲王詩漢興之初師移其弟孔穎達謂漢世毛學不行齊魯韓三家不知笙詩六篇亡失謂唯有三百五篇今案鄭孔之說非也嘗以四始五際之部分核之若移十月之交四篇於六月之前則采芑不得爲午際而十月之交不得爲戌際矣若無笙詩六篇則二篇止百有五篇亦不滿天地之倍數百有十矣又輯齊詩故傳有云李杲黃樵毛詩集解齊詩以關

睢爲周衰所作鄭樵六經奧論齊詩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晁說之詩序論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采蘋騶虞爲康王詩又云曹粹中放齋詩說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今案采蘋本在草蟲之前鄭康成詩譜同又云范處義解頤新語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戴東原曰騶趣馬虞虞人騶與虞田獵必共有事詩兼言兩官耳又云洪邁容齋四筆齊詩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晁說之曰齊魯韓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今案黍離繼衛風後齊詩以黍離爲衛詩君子于役以下爲魯詩又云晁說之曰齊魯韓三家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爲康王詩又云漢書翼奉傳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孟康注詩內傳曰五際

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又云後漢書陳忠傳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章懷太子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晁說之曰齊魯韓三家以鼓鐘爲昭王詩又云呂祖謙讀詩記爲下國駿厖齊詩厖厖謂馬也董氏說朱子集傳亦引之此皆是資考證者也

鄒特夫秀才名伯奇南海泌冲堡人也聰穎絕人治經喜天文算學會以解經見重於錢塘戴學使補儒學生絕意進取閉戶讀書所論天文算法多發人所未發嘗集其文取禮言十年學書計之語題曰學計一得余得而讀之其考周初黃赤大距周天度里云周禮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奇按表長八尺影長尺五寸以八線比例得正

切○一八七五檢表得十度三十七分十一秒爲日上邊
視距天頂約加日半徑一十五分二秒又約加晴蒙氣差
十一秒減地半徑差二秒得日心實距天頂十度五十二
分二十二秒此在王城測景王城卽今河南洛陽縣今實
測洛陽縣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四十三分二十秒又王城
在今洛陽縣西北十里約北極出地加二分卽爲王城赤
道距天頂之度減夏至實距天頂餘二十三度五十二分
五十八秒卽爲黃赤大距又按周髀算經立表八尺夏至
影尺六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如上法求之則夏至日距
天頂一十一度三十四分冬至日距天頂五十九度三十
七分相加折半得北極出地三十五度三十五分半是爲
立表之所相減折半得黃赤大距二十四度零一分半則

此爲在殷邦實測其法立於周人遷鼎之前周公受之商高者也乃校今算周禮大距減八分餘者據新法算書所載周顯王時西人測得二十三度五十一分二十秒中比例求之是周禮尺五寸之測實諸侯去籍時據近測之所改耳非營洛實測也營洛時影當一尺四寸八分則與周髀大距略相等考易緯通卦驗載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冬至影一丈三尺必是周公土圭之實測可援以正周禮也乃傳周髀者誤以尺六寸爲成周土中之影趙君卿注因謂周官測景尺有五寸蓋出周城南千里未免曲爲之說云特夫又以周禮尺五寸之測定爲東周日景非周公之舊謂周禮一書如漢唐宋之會要今之會典統紀一朝之大法其始雖出於周公而東周以後代有修改故與列

國賢卿大夫所述周公之禮時有不合而修改之本列國均無由得見故孔子孟子未及徵引土圭曰景是其明證特夫此論疑周禮者可恍然而悟矣又大戴盛德篇言明堂九室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讀者多不明其故特夫謂蓋此篇本有圖圖中以數識九室之位也九室厠廟个間恐人不審故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數分左右依次而列厥後圖亡而字存寫書者連合而書之自右而左則爲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注誤謂取法龜文近人乃深求焉以爲太乙行九宮之所本若然是諸室周回其象如井異室同壁則戶牖之數不合室各異壁則中間隘巷何所取義又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亦圖中之說綴者點綴也蓋以黑畫圖復以赤點白點識別戶牖之數如周

髀經青黑爲天黃赤之比蓋考工記言世室白盛諸甬言明堂四方各從其色皆不應獨以赤白飾戶牖也特夫此論考禮者可釋然矣又割圓之術古算經不傳至魏劉徽宋祖沖之元趙友欽等或以圓容六邊起算或以圓容四邊起算皆屢求句股而得圓周及明末西人入中國又有六宗三要二簡之法以求割圓八綫自以爲理精法密古所未有特夫謂此雖出於西人必古割圓之本法至是而後天啟其衷燦然復明於世蓋輪人之爲輪牙其入輻之鑿及蓋弓字際相距欲其分度之均則必有數矣非割圓則安取之而三十邊二十八邊又非劉趙諸法可得也故欲得眞數輪則以輪崇爲徑而求圓容六邊爲本弧弦又求本弧五分一之弦或求圓容五等邊爲本弧弦又求本

弧六分一之弦蓋則以蓋廣爲徑而求圓容七等邊爲本
弧弦又求本弧四分一之弦或求圓容四等邊爲本弧弦
又求本弧七分一之弦或以輪蓋全徑求三十分一二十
八分一之通弦夫求本弧七分一之弦五分一之弦及徑
求通弦之法爲六宗三要之所不備而考工之所需則豈
西法遂能度越前古哉又梅勿菴言和仲宅西疇人子弟
散處西域遂爲西法之所本特夫謂西人天學未必本之
和仲然盡其技倆猶不出墨子範圍墨子經上言圓一中
同長也卽幾何言圓面惟一心圓界距心皆等之意又云
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之於一也同異
交得放有無此比例規更體更面之意也又云日中正南
也又經下云景迎日又云景之小大說在地亦卽表度說

測景之理此墨子具西洋數學也西人精于制器其所恃以爲巧者數學之外有重學視學重學者能舉重若輕見鄧玉函奇器圖說及南懷仁所纂靈臺儀象圖志說最詳悉然其大旨亦見墨子經說下招負衡木一段升重法也兩輪高一級轉重法也視學者顯微爲著視遠爲近詳湯若望遠鏡說然其機要亦墨子經下臨鑑而立一小而易一大而正數言及經說下景光至遠近臨正鑑二段足以駭之至若西洋之奉上帝佛氏之明因果則尊天明鬼之旨同源異流者耳墨子經上云此書旁行正無非西國書皆旁行亦祖其遺法故謂西學源出墨子可也凡此諸論皆聰明特達穎悟而出窮經學算者尙詳考焉

黃子謙同年以宏南海夏教堡人也治經通漢儒之學肄

業學海堂以解經見重於德清高學使補儒學生道光已

酉以經藝用漢注說中舉人與

文燦

爲同年友庚戌壬子

應禮部試同遊者再壬子留京獨居蕭寺杜門謝客有隱
於燕市之意云余嘗見其詩中篇名解三首其上云詩中
篇名異同皆作詩者所自定非編詩者所定也所以白華
兩見小雅杖杜黃鳥谷風甫田一見國風一見小雅又如
詩中均言明明而小序稱大小不同詩中均言叔于田而
小序稱大叔又有別諸如此類錯雜互出宋儒謂小宛小
弁小明言小以別於大雅其說非也且卽其說而詳辨之
其不可信者有五作詩者不一人故大雅有明明在下小
雅有明明上天詞同意異若謂恐篇名相同而加大小於
明上以別之則作者何不刪改明明二字而別爲篇名乎

其不可信者一也詩篇名有小宛小弁小明又有大明初
不聞有大宛大弁因大明與小明相同遂并強小宛小弁
以遷就其詞其不可信者二也彼知宛弁爲大雅所無而
又云其在大雅者必是孔子刪之故無聞耳又何據而知
大雅之有宛弁且何據而知孔子刪之其不可信者三也
明字可兼大小之訓故小明大明於義皆通若宛字毛訓
小弁字毛訓要皆不訓爲大加大字於弁上爲大弁義猶
可通若加大字於宛上爲大宛則義不可通矣其不可信
者四也如以小宛小弁小明爲小雅之小大明爲大雅之
大不連下宛弁爲說則秦風有小戎豈亦小雅詩乎小雅
有大田王風有大車豈亦大雅詩乎其不可信者五也是
則宋儒謂言小以別於大雅之說乃穿鑿附會漫無考據

者也其中云詩中篇名異同皆作詩者所自定有據乎曰
據春秋傳云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是作詩時
篇名已定故孟子引詩多本其篇名如云雲漢之詩曰及
云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皆舉其篇名
春秋傳言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
伯賦緇衣又賦將仲子兮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亦皆舉其
篇名是必以篇名爲作者所自定故引其篇名而篇中之
義統其中詩中名篇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義取首章爲
名也韓奕之類則取一章之義爲名也維天之命昊天有
成命則取章中一句爲名也他如縣縣瓜瓞卽縣縣葛藟
之義乃一以縣爲名一以葛藟爲名縣蠻黃鳥卽交交黃
鳥之義乃一以縣蠻爲名一以黃鳥爲名要皆作詩者所

自定矣小序卽本其自名而名之下第發明作詩之義不
易其篇名誠不失古人之真也小序傳自漢初其後序或
出後儒增益至首序則作詩已有之由來久矣觀白華杕
杜黃鳥谷風甫田各二篇名同而篇名之解不同可見宋
儒不信小序故以小宛小弁小明爲後人所記別何以小
雅白華有二獨不別耶小雅中杕杜黃鳥谷風甫田又不
別于國風耶其下云詩中篇名略同旣非記別而小雅小
宛小弁小明言小鄭風兩叔于田小序稱大叔于田以別
之又何也考小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亦當爲刺厲
王小弁序云刺幽王也毛鄭於小字俱無訓孔疏引伸其
旨以爲鳴鳩鸛斯皆小鳥幽王才智卑小似鳴鳩之不能
高飛鸛斯小鳥而甚樂歎宜日之不如此小字之義所由

起非謂言小以別於大雅也小明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箋云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亦非謂言小以別於大雅也鄭風叔于田有二小序一云大叔于田蓋分別上下二篇之名上篇序云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下篇序云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由是觀之叔于田二篇文義相近或同爲此人所作故得加大字以別之小雅正義云十月之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是其義矣至小雅小明大雅大明一作於文王之世一作於幽王之世旣與叔于田之作於一人者不可執彼以例此也一美文王之詩一刺幽王之詩又與叔于田之同刺莊公者有別

更不可執彼以例此也詩篇之異名有異同其義實由於此若夫谷風一爲刺夫婦之道一爲刺幽王甫田一爲大夫刺襄公一爲刺幽王也杕杜一爲刺時一爲勞還役黃鳥一爲哀三良一爲刺宣王白華一爲孝子之絜白一爲周人刺幽后是篇名雖同而篇中之義則異編詩因其自名而存之而其義自見又無庸過爲區別矣考證精當持論名通說詩者或有取焉

番禺金紀堂孝廉鋤齡道光十五年舉人也爲林月亭學正入室弟子和平謙遜不慕榮利居平喜讀書手不釋卷自羣經子史以至天文輿地律呂算術下及醫卜陰陽道藏佛藏諸書盡讀之故於學無所不窺說經崇尙古義尤貴博洽所著手稿已盈數篋大抵發明詩毛氏周禮先鄭

杜氏左傳賈服氏之說爲多又於漢志地名著有專書均不示人咸豐丙辰英吉利寇廣州城礮子重百數十斤者打入城中不下二三千火箭無算孝廉家負郭燬焉先期昇出之書已數十篋然僅得其半丁巳城陷手稿及所讀書盡遭夷燹論者惜之余嘗見其跋陳見桃毛詩稽古編云陳氏長發著毛詩稽古篇閱十四載而成手自繕寫字體一遵說文不雜以俗下變體正字一門言之詳矣然其中亦有不盡畫一者如氣字曲字之類間或雜出案叙例云繕寫此篇本欲悉加釐定一遵說文又恐大驚俗目俾覽者茫然今止於點畫間斟酌雅俗略正其一二又正字篇云其所取正主於說文輔以蒼雅參以鐘鼎碑刻之文是其中古字不盡出說文也夫說文者許氏一家之學近

時著書者往往改從篆體不容一筆出入未免失之過拘
陳氏此編以說文爲主而不盡宗之凡時體譌俗無以下
筆者一一是正可云斟酌盡當矣其書本以申毛故專宗
毛傳不爲後世曲說所惑如據箋摯之言至以證毛傳鳥
摯而有別實取至義以斥歐陽氏本義但取其別之非原
近戴東原毛鄭詩考正云古字驚通用摯不得如箋所云按鄭正所以申毛戴氏說非也窈窕淑女傳
窈窕幽閒也明是指德而言非謂所處之宮以糾孔疏以
鄭述毛之失據爾雅鳴鳩枯鞠郭注今之布穀以詆永叔
別有拙鳥之謬信誓旦旦毛傳云誓旦旦然說文作是是
鄭以懇惻欵誠述之與毛同意以破集傳旦旦爲明之拘
若斯之類皆墨守毛傳不容一語出入可謂專門之學矣
至於言昏期則從毛以秋冬爲正言居東則從東征致辟

原注鳴鶴傳云甯亡二子不言肇祀則从毛始歸郊祀言
可毀我周室此東征之明證
鳧鷖公尸則从毛專指宗廟言此尤古說之當遵者也其
中偶有不同似可略爲引申采繫之繫是幡蒿與言刈其
蕞之蕞蒿迥殊李時珍本草綱目合而爲一陳氏不能駁
正其說反以爲似屬有據案爾雅繫幡蒿注白蒿采薇傳
云繫幡蒿七月傳云繫白蒿互文以見意也爾雅購蒿蕞
注蒿蕞蕞蒿也言刈其蕞毛傳蕞草中之翹翹然疏引陸
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是幡蒿與蕞蒿分
爲二種未可混而同之也考槃碩人之軸傳軸進也陳氏
謂軸以持輪車得之始可以進軸軸訓進或以此案桑柔
傳弗求弗迪傳迪進也迪古讀若逐考槃釋文云軸毛音
迪正義引釋詁云迪進也迪逐軸並通迪軸皆從由得聲

所謂聲近之字義存乎聲也若從軸字傳會之是識會意而不識諸聲矣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此王肅私改毛傳以難鄭臧氏經義雜記辨之甚詳其義極確陳氏反云王肅用以述毛其義允當未見其當也維風及頽傳頽風之焚輪者按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象有齒以焚身服虔曰焚讀曰僨僨偃也集韻焚本亦作僨是焚輪卽下墜之義陳氏誤讀焚字乃云上行如焚旋轉如輪不知焚與僨通也此則其千慮之一失耳其他說論多類此孝廉之學可於此窺見一斑云

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館收羅天下古今遺籍復命於文淵閣之外更鈔書三分再建三閣曰文匯曰文潤曰文宗於江浙以其獻書特多故也計全書通著錄及存目都一

萬七百七十一部十七萬一千四百十卷文匯在揚州東園文宗在鎮江金山文瀾在杭州西湖維時汪君容甫以湛深經學博洽多聞名當世公卿間交重之乃以布衣典三閣書始于金山精法樓繼乃至西湖卒於湖上之葛嶺園斯園爲梁山舟侍講別業于我乎殯正棺中楹一時來弔如孫頤谷侍御鮑以文孝廉張芑塘聘君諸人生芻充庭素車絡繹廬抱經學士祭文云名園高枕山茶雙植竹閣柏堂風流永嗣孫淵如觀察詩有云我到西湖痛師友一尋宿草一招魂注云時謁盧學士墓及訪汪容甫葛嶺園捐館處云久之京江人士嘗從汪君遊者念汪君之不可復作乃卽閣中肖汪君貌而祀之汪君之子孟慈農部郵書陽湖李申耆吉士誌其始末云

經說三卷江陰鳳氏德隆撰鳳氏名韶歲貢生所居濱江
授徒自給皓首窮經困而不戚嘉慶十有六年年七十一
卒國朝治經之家遠盛前代而於三禮尤深如長洲惠氏
婺源江氏歙縣金氏休甯戴氏類能鉤稽古訓辨名當物
往往有疑詞與旨舊說隱晦一經解釋渙然當於人心者
鳳氏生僻陋之鄉既與諸老潤絕其所著述亦無由見而
窮思獨造所得固不相讓也鳳氏之友陽湖王瑤舟秀才
璣言鳳氏經說盈笥皆隨手條記羣雜無次釐定逾月始
成三卷付諸梓人其缺落差訛不能辨識者尙十倍於此
云先是鳳氏有四書補考其門人輯鳳氏之說涉四子書
者爲之又松江吳氏刻於藝海珠塵中者曰讀書瑣記僅
數條其名皆非鳳氏所自定此編凡已見於四書補考略

之瑣記則并入焉瑤舟秀才工文詞而邃於學以沈思致疾所著學易五種亦有裨於記經者江陰又有包君文在著易玩八卷研窮義理兼綜象數不爲漢宋門戶其河洛大衍諸說俱精心獨闢發前人所未發卦變以十二辟卦爲主尤極明通無礙深契安溪觀象之說而時時有所辨正庶幾深造自得者以諸生終又有孔君廣居者系尼山七十世其四十二世檜自魯遷浙後又自浙遷江陰之華墅鎮能詩文通許氏說文之學著說文疑疑十卷工刻石傭藝自給賢者爭客之浙東西藝苑家稱瑤山先生者也君之子名昭孔字微明傳其家學亦稱重公卿間誦五經四子書旁及子史百家皆能通其大意所著說文疑疑續三十條夏小正考正一卷皆什梓人雜古文及隨手條記

數卷君之子憲三屬陽湖李君申耆整次而傳之

李申耆跋宋刻纂圖互注禮記云此宋刻纂圖互注重言
重意本義例無足取而鄭注俱在賴可校正時本如檀弓
司徒旅歸四布節曾子言喪禮袒而讀贈喪作非袒作袒
天子之官節凡棺因能濕之物因作用王制凡四海之內
節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九作六天子之縣內諸侯節
不得位位作世儒行席上之珍注三十三字爛奪訛誤此
不誤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節不敢奪大惠下注脫一百
八字此不脫檀弓舉者出戶出戶袒與石經同王制亦弗
故生也與石經同皆可與阮氏校刊記參證其餘小小同
異處定是不少若依校勘記挨次補入亦足廣異聞也芙
川以此本見示錄所見如此

三代之禮之存於今者惟喪服一端尙未離其宗旨然經唐武氏明洪武之以私意顛倒而流失敗壞至不可問後世沿之莫敢異焉誠杳冥而莫知其原也志古之士服習禮經日與聖賢相稽求而亦隨俗俯仰不肯一容心於廣大精微之域以求衷於先聖則其所自治者爲何事而其所致力者爲何學哉蔣君丹稜於子夏氏之傳詳稽愼考下及鄭氏注所旁及者所訂正者並六朝議禮諸家羅列而究其得失又卽傳中所列分別類例各爲之表而附以歷代異同之跡題曰喪服傳表明辨晰而鉤繩當可謂盡心矣以爲悉協聖賢之意誠未敢知而加之研窮日求其近則亦可爲從事於斯者一簣之覆也

考唐以前說經之書存者十之一唐以後說經之書存者

十之二三其易於泯滅如此者莫爲之酷好故也國朝納
蘭氏成德通志堂經解之刻所以輔微扶衰引誘來學者
甚厚傳之已二百年矣張君心萱豐於學而嗇于遇積書
以貽其子孫其子金吾束身脩行復嗜古學發其家所藏
說經之書凡通志堂所未刻者自唐以下共若干種一千
二百有餘卷授之剞劂題曰詒經堂續經解夫鑽研苦心
更得引脈使遺義賴以不墜盛德也覓書甚難况在秘冊
使天下可以共見大惠也金吾此刻亦一舉而兩美備歟
大江南北以經學傳家者代不乏人武進莊氏其一也莊
氏名存與乾隆乙丑科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博通六藝諸
經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漢宋融通聖奧歸諸至當論
者謂如泰山洪河經緯天地而龍虎出沒風雲自從云宗

伯之子名逢原乾隆乙酉舉人官山陽縣訓導夙稟庭聞
因源導委綴次遺學所著盈篋訓導之子名綬甲字卿珊
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負資敏達既傳家學又承師論交博
訪孤詣張皋文丁若士劉申甫宋于庭董晉卿諸子無不
朝夕研詠上下其議論宗伯所著諸書研精考校未刻者
梓之已刻者補之每一書竟卽探求旨趣附記簡末條理
秩然於經義無所不窺心得輒劄記之時有精詣惜未成
書宗伯從子名述祖字葆琛一字珍藝乾隆庚子科進士
官至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赴官不一月卽歸著書色養
者十有六年未嘗一日離左右盡傳宗伯之學所著有夏
小正經傳考釋以斗柄南門織女記天行之不變以參中
火中記日度之差以二月丁卯知夏時以正月甲寅啟蟄

爲厯元歲祭爲郊萬用入學爲禘博覽載籍精思而貫串
之又著古文甲乙篇未竟而條理粗具又旁及逸周書尙
書大傳史記白虎通諸書於其舛句訛字佚文脫簡易次
換第艸薙腋補咸有證據都三十七種若干卷郡丞之次
子穉蓺幼子文灝先後刻之題曰珍藝先生遺書

唐虞三代聖帝明王內聖外王之學得傳於後世使後世
之人心風俗不至陵夷如禽獸者端賴六經之功六經秦
火之餘漢儒守之如城郭傳之如球圖確然奉一師之說
不敢尺寸出入豈其人盡愚無開明之識哉一時君相爲
之立學官至博士必集老師宿儒辨難折衷僅而後定豈
遂無兼收廣采日新月盛之望哉其爲博士者稽同異辨
然否國有疑事掌承問對馳傳巡省郡國錄冤囚行風俗

舉廉孝豈朝廷諸臣舉不若抱殘守缺槁項黃馘之徒哉
其務之也專故其植之也固其別之也嚴故其持之也定
其求之也以實故其應之也不以文假令西漢之初若以
意說好異喜新以浮詞相尙則六經之文改竄盡矣經生
之業敗裂盡矣豈復有咫聞寸義得存於今日哉張君月
霄述兩漢諸經立學之始末博士祭酒設官置員之沿革
及其人姓名之著見於載籍者彙而錄之爲兩漢五經博
士考非以示搜采之富而已當時致嚴致慎之意寢衰寢
微之故蓋略見於是云

四書稽古錄四卷錫山浦君子珊著四書自朱子提倡以
導引初學其後朝廷卽以之命題取士遂若四子書較重
於五經而宋儒之講四子書率詳於義理而略於典故於

是有博涉之士講求典故爲之辨證蓋以幼之所習耳目
親切又功名之途必由是也在爲之者以是爲切問近思
之務雖務本而荒舍本趨末者往往而是而留心稽考藉
是以知學不可謂之虛費日力也浦君此書隨其所通實
事求是時足以備前人所未備則亦章句不可少之書也

經學博采錄卷一終